

长篇小說

# 吳承恩

下

朱道平◎著



WuChengEn

文叢文藝出版社

一部千古流芳的奇書——《西遊記》  
一位旷世无双的奇才——吳承恩  
引出一出悲壯苍涼的人生悲劇



长篇小說

# 吳承恩

下

朱道平◎著 WuChengEn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一部千古流芳的奇書——《西遊記》  
一位旷世无双的奇才——吳承恩  
引出一出悲壯苍涼的人生悲劇



7267  
10577.8

## 第二十一章 殊途同归

### 52. 中状元,写奇书,有志者事竟成

窗外映照初夏和春末交替的阳光,一个是匆匆来临,一个是姗姗离去。吴承恩独坐在“射阳箴”中秉笔疾书,此时他的身心完全沉浸在《西游记》扑朔怪异的故事中。

自从去了一趟云台山,一个羁傲不驯、英勇无畏的灵猴形象在吴承恩的心中顿时活泼生动起来。他饱蘸着钟爱的激情,将这一活灵活现的形象伴和着曲折离奇的情节倾泻在纸上。吴承恩随着他笔底的人物同呼吸、共命运、齐欢乐、合忧愁。窗外的松涛竹影和突然而起的鞭炮锣鼓声、欢笑闹嚷声,他听而不闻、视而不见了。他随着书中的美猴王游天宫、逛地府、闯龙宫、去仙界、拜佛山,真是不亦乐乎。

外面有人闯了进来,吴承恩并没有发觉,兴之所致,还是一个劲儿地挥笔疾书。忽有一只手从他背后插来,抓住他握笔的手。将笔夺下,娇声而又嗔怒地说道:“夫君真是好性情,坐变而不惊哩!”

吴承恩掉转头,看来人竟似不识:“我是坐变而惊的,孙悟空被如来佛祖逮去了。压在五指山下,能不惊恐?”

“你惊,你惊,我看你是走火入魔,神了经哩!”来人正是叶氏。叶氏已在他身后站了多时,看着承恩正写得好,她是既兴奋又悲哀的。她看看丈夫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故事,竟能把自己

完完全全地吸引住，可想这书是挺有价值的。这不正是她所希望和梦寐以求的么？由此她是兴奋的。可是这书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呢？是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当衣穿？能化成银子卖，还是能抵得乌纱戴？夫君为了这书，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人倒像生了精，着了魔，还满天下乱走，去了那云台山，整日价猴呀猪的，江流和尚取经呀说个不完。店里的生意是越做越淡，原来还有个义仆吴安替他支撑着。现在吴安也日渐年老体衰了，自然也跑不了生意的，家中的日子日渐拮据，可夫君还是以此为乐，乐此不疲，这又使她悲哀的了。然更使她兴奋和悲哀的是眼前发生的一件大事：沈坤考中了状元，作为吴承恩的好友同学、拜把兄弟高中了状元，叶氏自然也高兴，但悲哀也随之而来了。吴承恩啊！你的才学，你的文名从来都比沈坤强多了，沈坤能中状元，你何尝不能中举人中进士中状元呢？状元郎偏让人得了去，作为夫君的你还是布衣一名，是不是你才不正用啊，你无意于功名，而有意于这传记野史，听奇闻、写奇书，又能咋呢？人家十年寒窗苦，苦日子总算盼出了头，现在是金榜题名、戴花翎、穿官服、骑高头大马，连夫人也跟着沾光，封诰命，坐官轿。可你呢，还在这里孜孜矻矻写什么变不出钱扬不成名的劳什子书呢！连着我也跟着一起倒霉。“唉！”叶氏想到这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。

吴承恩听到对方沉重了的口气，不禁惊醒，见是叶氏夫人似喜似悲地站在身旁，遂搁了笔，关切问道：“今日怎有雅兴，到我书房来？”

“雅兴，雅兴！我的雅兴不小哩，我要看你的西游记、东游记。”叶氏不忿说道。

承恩未感她话中有话，可来了情绪，翻动着写好的几页书，给叶氏看：“难得夫人如此关心，《西游记》我刚写了几回，觉得挺

顺手的，夫人做个第一读者，看了也指正指正，还得住不住地修改哩！”

叶氏听了真是哭笑不得，含娇带怒道：“我读了还能才子修改呀！那我也可以去考状元了。”

承恩认真道：“这可不然，考中状元的不一定能写得这书，而从古到今女才子女文人多的是，李清照成不了秀才中不了举，但那‘人比黄花瘦’的词，享誉数百年，我也是经夫人你的鼓励，才做起这篇大书来的，我一定要把它写好，也了却夫人的心愿哩！”

叶氏心中暗暗叫苦。是啊，我在闺阁之中时是多么的崇拜李清照等女词人的啊！我也曾幻想我理想的爱人如李白，似清照，在诗文史上留下大名，出得一部大书来。可是随着成了家，生活的艰难使我已经从幻想走向现实了！写一部书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的吴承恩能和沈坤相比吗？于是她冷着脸对丈夫说道：“嘿，我的心愿。我的心愿仅此而已吗？告诉你吧！沈坤已高中状元啦！外面震天似的鞭炮锣鼓声都没有把你从写书中震醒，你也真是何其痴愚也。”叶氏的话具有敲山震虎的意味。

吴承恩听了，一愣，既而拍傍聘娥，连叫道：“好，好！沈十洲，真有你的，你为我们淮安府争了光了，淮安府也有了自己的状元郎了。”

叶氏看夫君如此高兴，心下更酸楚了：“你真是和尚看花轿，替别人高兴得紧。你为什么不有意于四书五经，先沈坤而夺得头名状元。为淮安府争光？”

承恩以手加额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的，我如若能像沈坤弟排除干扰，不优游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热衷于八股时文，也许也能捞个状元的，可我的性格使然，命中没有这好福气，就不能勉为其难了，不过沈坤中了状元毕竟是件大好

事、大喜事。淮安之前只出了个蔡昂蔡老师的探花郎，现在又出了个头名状元，淮安在全国也就有名气了。”

叶氏看着吴承恩喜孜孜的样儿，着实不解，问道：“看来夫君也是挺重名气的人，怎么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让别人的名儿带出淮安之名来，自己却躲在一边不使劲呢？”

承恩满有兴致地道：“我躲在一边？的是，我是躲在一边，但我在使劲，我要写出这本书稿来，我要扬淮安更大的名。这是一个状元所不好比拟的。这也就叫各逞其能吧！”承恩说到动情处，眼里湿润了。

“说得好！这是一个状元两个状元也不好比拟的！”有人拍着手走进来，连声夸赞道，“好一个各逞其能，我看还各有所志哩！”

承恩和叶氏齐向来人看去。来者不是别人，却是李春芳。李春芳自是吴府常客，轻车熟路也就不告而进，听到吴承恩与叶氏在书房高谈阔论也就插言了。

吴承恩大喜，忙让坐道：“春芳来此正好，我的《西游记》还要向你求教切磋哩！”

春芳坐在椅上，探身拿过案上一部分《西游记》原稿，认真地读起来，读了一段后赞道：“好，写得好！如此写下去，不愁不成一部惊天动地之作的呀！”

吴承恩说道：“春芳你也太过誉了，我还有许多地方搞不清楚呢！比如对于道教方面的叙写，诸如金丹六道、婴儿姹女、炼丹化汞、青祠祭祖等我还真说不明道不白的，还得求教于你哩！”

春芳笑道：“这些个问我，我也只知个皮毛。你要问，当今有一人精通得很呢！你去问他，他可就是一套又一套的了。”

吴承恩惊奇问道：“谁？有谁比你这华阳洞主人对道教更有

特殊之兴也？”

李春芳诡秘地竖起一个指头，乃是大姆指，说道：“朱厚熜！”

承恩惊问：“是他，嘉靖帝，如何问得他知？”

春芳哈哈大笑道：“他对道学最有研究，最有痴情的，道家之事怎可不知？世宗他还多日不上朝，只在道观中戴道冠，著玄服，整日击磬诵经，祈求长生不老之药之术哩！”

承恩亦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一个布衣如何能问得他知，就是中个状元也不得常能面驾的。”

春芳正色说道：“哟，状元算什么，不抵个穿上道服的假道士的，你若是邵元节，就整日都可以面驾了，闹不好还能引得皇上向你下跪呢！”

承恩惊讶道：“噤，跪我，皇上竟这么蠢？”

春芳道：“不，跪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和通灵教主也，你代表他们这三清，不，邵元节常代表他们，就像太监捧着圣旨宣读，你当官的能不向着他下跪么？”

承恩嘻笑道：“哈哈，想不到天子骄横天下，只要人们跪拜他。偏他也有下跪时，跪拜一个小小的假道士，怪不的春芳贤弟也号称为华阳洞主人了，遇到你这个华阳洞的真主人，吾皇该不知怎么样地顶礼膜拜哩！”

叶氏刚才见春芳来，出去泡了杯茶。复走进来递到春芳手上。说道：“沈坤中了状元，春芳你也知道了吧？”

春芳顿叫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光顾了谈这《西游记》和说佛论道了，不是嫂夫人提起，几乎把大事给忘了。沈坤兄中了状元。今日沈府真是热闹，鞭炮放了一上午，锣鼓敲得应天响，亏你还在这‘射阳籬’坐得住，写得下去。我这个穷教书的倒被他的荣华吸引来了。沈坤请你哩，请你到他府上吃喜宴的，这不，我来就

是连约带请的了。”说着，将茶杯搁桌上，从衫袍袖袋里掏出一帧大红的请柬来，双手递给吴承恩。

吴承恩探手接过，只对请柬瞟一眼，扔在一边说道：“倒底是状元郎了，也要起这么个花头来，咱们原是弟兄们的，吴府沈府一天也许要走上三个两个来回，也道不得谁在谁家吃饭喝酒的，怎么今天就如此规矩客套起来了，还用这大红的烫金请柬？”

春芳解释道：“这你可别冤枉了沈坤，他本来想不写这劳什子的，但又担心你不去；他也想亲自来请你，但又由许多人缠着，走不开。于是就请我代劳，只恐嘴说无凭，就让他随俗写了这请柬，也是尊重之意。”

承恩复笑道：“我也就不计较形式了，毕竟弟兄们得以高中，的确是可喜可贺之事，只是他日你也中了状元，就不要这客套的红纸片儿来请我，我是不请也去贺的。”

春芳慨叹道：“托福托福，只怕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！盼不到这一天呢。”

承恩鼓励道：“何致于此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有这一天呢，我看得出的。只是我不能了，我只能钟情于这部《西游记》了，它是我的状元梦啦！”

春芳道：“这就归言于我刚才说的各有所志了，搞出这部书来也是很不错的，小弟在此祝你成功！”

承恩高兴道：“谢谢！我还要你鼎力帮助呢！”

春芳说道：“小弟才疏学浅，但只要用得上我的，我一定相帮。”

承恩道：“书写好了，请你给我校稿，可以么？”

春芳应道：“小弟理当效劳。今日咱还是先去沈坤那儿吧！”

承恩问道：“贤弟刚从沈府来，沈十洲都请的些什么客啊？”



春芳道：“这客就多了，从知府、漕运总督、知县到同乡名人、好友、商贾大户，不下百人之数哩！不过，沈兄是把你列入贵客之列的，听他讲你我将与知府知县们同席共饮。”

承恩冷冷笑道：“葛木知府升任后，现在知府是谁，我还不知之呢？何必在沈府宴席上相认呢！不去也罢。这样吧，我改日登门祝贺。”

春芳急道：“事已急矣，何来改日，明日沈兄就打点行装，后日就赴京为官了，你能占用沈兄的明日么？”

承恩沉吟有顷，拿过那烫金请柬，提笔凝思，忽在请柬的背面疾写题诗一首。诗云：

#### 赠沈十洲

东风朝马散鸣珂，北极晴光带玉河。  
寒食中官传画烛，春衣侍史捧香罗。  
蓬莱雪后烟花满，阊阖天心雨露多。  
染翰朝朝供研滴，凤池新绿酌恩波。

承恩将请柬复递与春芳，说道：“贤弟，愚兄今托你拜上沈状元，今日胜会人多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，先献上诗一首代为祝贺；后日我当在山阳城外十里长亭备水酒一席以送沈坤贤弟赴京为官，恳望春芳贤弟作陪。”

### 53. 历朝宰辅，不让奸臣占着，就算是大功绩

吴承恩和李春芳在十里长亭送别了沈坤，随他一起送行的还有淮安的文人学士以及爱舞文弄墨的武将。淮安工部分司主事陈尧，户部主事督管清江浦运粮的林洙，漕运参将兼总兵万表

等人都是吴承恩交往密切之人。大家聚在一起，以诗文酬答，倒没有官场上的那许多客套。送行时都作为沈状元的朋友，也不论尊卑。吴承恩心亦畅然。

望着沈坤的车马走远，吴承恩浩叹曰：“又是一个葛卮山、蔡鹤江先生去了。”

李春芳悄问道：“汝忠兄何出此言？沈坤指日高升，毕竟是大好事也。”

承恩沉吟不语，只是笑，迈步而行。李春芳紧随其后。承恩待只剩下他二人时，复叹道：“朝廷昏溃，奸佞当道，忠良遭害，历代如此。朝廷即牢狱坟墓，官场即战场、沙场！沈坤此去，要么抽掉脊梁骨做狗，跟在严嵩之流的狗官后面舔取余惠，要么就如葛木、蔡昂一样郁郁不得意，最后得个忧愤而亡！”吴承恩想到做个好官倒难得有个善终的，去年蔡昂故世，他悲愤而作《鹤江先生谏》；几年前葛木卒于山西住所，丧还过淮，他作《祭卮山先生文》哭奠于灵前。他对他们的仕宦生涯可算了如指掌，感触颇深。

李春芳沉思有顷道：“官场险恶，倒也不假。但官场多一个有德之人，便会少一个无德之虫，不去官场一争，恰是于官场养虎，给百姓效狼，也强似庸庸碌碌混过一生。而且做官时多生了个心眼，也常能化险为夷，历朝历代的宰辅，尽管扬名的不多，其实还大多是以好人善终的，这样的高位，不让奸臣占着，就算得是大功绩了。”

承恩大笑道：“足见贤弟素有官志，愚兄也就不好多说了。确实如贤弟所说，你倒是做得来官的，可我不行的，泥徒浪漫，‘笑道金堂玉马，何如短棹轻蓑’，我只信奉‘而今世道，做人莫做官，做官莫做人’吧！”

春芳亦笑道：“我也信奉：‘而今世道，做人可做官，做官莫写书’。汝忠兄，一心一意钻在《西游记》里，自有乐趣，‘笑道玉堂金马，何如秉笔疾书’，写出天下奇文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也。这是我羡慕之而又做不来的。”

承恩抓住春芳的手，说道：“贤弟可不要羡慕我，你要帮我的，在你还未做官之前，你可要帮我把那《西游记》做出来。”

春芳说道：“我看了你写的一部分稿子，我深思熟虑之，有两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，一是你这《西游记》不再是民间流传着的《西游记平话》、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或《西天取经杂剧》。应该是他们的升华和再创造，既要取其影，但又要重塑其形，方能得到社会民众的接受和喜爱。再一是你书中的猴行者写得已很生动了，这是活灵活现之形，但又如何能赋予他的精神，使他气韵贯通，成为统领全书中的不朽人物。再有就是猴行者也要有陪衬之人物，他的同道、师父和师弟也要各具性格，各有才能的；他的劲敌妖魔鬼怪，也要各有神通。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，红花虽好，还要绿叶扶持哩！这一点你为文中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”

承恩高兴地叫道：“好啊！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这些天来，我正埋在那些平话、诗话、杂剧中不出来呢！我自小这些奇闻读得多，那白衣秀士的孙行者正跟我心目中的美猴王在打架哩！你这一说，我这心里的美猴王就要大获全胜了。”

春芳继续说道：“写小说最忌人物个性平平，过去的平话诗话中的孙行者，白衣秀士样儿神通单调，性格平淡，鼓不起读者兴趣，只靠故事离奇吊人胃口儿，可离奇得又失当，与你将写的《西游记》相比将不是成功之作，只能说初具砖形的土坯，还要经过你的重新制作，炉火锻烧发生质的变化，才能成为好的艺术品

呢！我是作不来的，只成了个说嘴婆婆，你不嫌我啰嗦就行了。”

吴承恩赞道：“都是精譬之言，对我启发很大，怎么是啰嗦呢？跟我一起回家去，今日作彻夜谈可否？”

李春芳叹道：“今日无空了，学生们还等着我去授课哩！刚才我想到的，都对你讲了，算不得高明，或可说‘旁观者清’吧，我等着拜读你成功了的大作哩！”说着话，二人已跑至十字路口，该分手了。吴承恩拉着李春芳的手说道：“改日你一定到我家来呀！我正等着你为我校稿哩！”

李春芳揖拜道：“改日有空我一定来，你的文吸引着我，我巴不得早点知道下文的。我等着往下读呢！”

二人依依不舍而别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此情不改

### 54. 店遭劫，儿生病，抓药也作难

吴承恩回到家中，见牛氏神色颓丧，面有泪痕，惊问道：“娘子何事如此哀戚？”

牛氏愀然站起，递过一张纸来，叹息道：“店中白日遭劫，还堂而皇之留下借条呢！”

吴承恩接纸条在手，一看，原来白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：

天绝人路，官逼民反，人要吃饭，民要穿衣，今有乡民到贵店借得半店之货，特留此条，国运好年成丰时可还。

吴承恩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一个识文知礼的乡民，只借半店之货，行了，行了，还哭什么啊！咱们可该庆幸啊！碰上个讲仁讲义的梁上君子，小店没有被洗劫一空，应该高兴才是，况且国运好年成丰时还归还咱们哩！”

牛氏絮叨道：“夫君还笑呢！凤毛发烧，吴安到店中喊我回来看看，吴安去找大夫，店中只关了一会儿门就遭了劫，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”

吴承恩心一沉：“凤毛有病了，什么病？”这凤毛只不过四五岁年纪，倒是个娇弱身子，大病小病常不离身，很使吴承恩担心。

牛氏道：“夫人正抱着他在堂上陪着大夫在看哩，小店遭了劫，我去看了现场，正在这忧愁，考虑去不去告诉夫人哩！”

吴承恩急道：“小店遭劫算啥，孩子治病要紧，快随我到堂上看看去吧。”回头拉了牛氏一把，探手将她脸上的泪痕抹去。“瞧你。哭什么啊！天坍下来，还有我这高个儿给顶着哩！小娘子自是眼泪不值钱。”

牛氏“噗”地又笑了，笑得妩媚：“凤毛有了病，你不愁么？”

二人来到厅上，见家中徐氏、张氏、叶氏和吴安都在，凤毛正抱在叶氏怀中，且紧闭、脸微红、鼻颤动、气微喘。大夫是吴承恩早就认识的童孟湖老先生。吴承恩拱手拜揖道：“童老伯费心了，孩儿的病是？”孟湖颤着胡子，摇着手说道：“不妨事的，不妨事的，公子是偶感风寒，又受了惊吓，原来体质就弱而染上病的。老夫开了一个药方，吃它三剂药，自然会好的。”说着，就在桌上取过文房四宝，当下写成一张方帖，递到承恩手中，说道：“快到药房抓药吧，其中两味较为精贵，药资高一点啦，二两银子一帖，不过公子病要好得快些。”

吴承恩一愣，随急从袖中掏出一块碎银，掂掂只有两钱来重。无奈何递向孟湖老先生，说道：“药我就去抓，这，少了一点，权作谢资。”孟湖抬头看了看承恩惶恐的模样，已知道个七八分，遂说道：“你我乃世交了，何要谢资，留着凑给公子抓药吧！”说着推开承恩的手，拿起医具，往外便走。吴承恩唯唯喏喏，一直随着他送出大门外。

吴承恩回到厅上，大家面面相觑。叶氏对承恩说道：“快让吴安去抓药吧，没有银子到小店中账桌里寻寻，总会有刚卖下的本银吧，为了孩子病好，还顾忌什么！”吴承恩不吱声，将原先那张纸条递到叶氏手上。叶氏看了，神色大变，嗫嚅道：“这，这可

怎么是好！”吴承恩对牛氏说道：“你快搀扶二老到后院歇息去吧，孙儿的病也让她们操尽心了。”牛氏会意，扶着徐氏、张氏起身往后去了。临走出厅门，张氏叮嘱承恩说：“孩子的病耽误不得的，药要尽快买来，熬给他服下去呀！”语调悲苦凄凉，张氏毕竟比徐氏年轻得多，她已清楚家中又碰到难题了。可是她能帮上什么忙呢！

叶氏叹道：“可惜家中已经没有值钱的手饰了，要再有副金钗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也就不愁这药费了。”吴承恩看着插着银钗木簪鬓发已有些斑白的爱妻，心里酸酸的。他猛地抱起凤毛，在他滚烫的小脸上亲了一口，动情地叹道：“凤毛啊，凤毛，你爸爸无能，连你的病爸都拿不出钱来看啦！”说着有泪从眼里流出来，滴落到凤毛的小脸上。叶氏也伤心落泪。吴承恩探手揩去凤毛脸上的泪迹，忽碰到凤毛脖子上系着的长命锁索，心中一喜，遂用指头勾出那长命锁片来。那长命锁是金质的，倒有五钱多重，当了不下五两银子哩！吴承恩遂喊过吴安说道：“喏，把这长命锁当了，去抓药吧！”吴安近前，愣住，不敢接过。叶氏听了，猛地站起，一把抓过那长命锁片来，红头胀脸叫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长命锁片可是小孩子寄了名的命根子，怎能不要，图个吉利，也是不能舍弃的呀！”

吴承恩叹道：“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啊，何必要图吉利而留个形式，还是图治好病的实质吧，长命锁片挂在身上可是治不了病的，换成药，病就能好呀！”他急得眼都红了。

叶氏仍死死抓着长命锁片，念叨道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凤毛从一生下来就戴上了的东西，这许多时日，汗煮血蒸，也该通了灵气，说什么也不能去当的。”

“灵气，灵气？它能是我书里的神怪手中身上的宝物就好

啦！我让它有多大神威就能有多大神威的！”承恩闷声不语，暗想道。

吴安拿不准地对承恩说道：“药方子给我吧，我到药店去试试看，能不能先把药赊回来，那药店的管账我有点熟悉，明后日小店里卖出现银再给还上可也。”

承恩消愁作喜，把药方递给吴安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就请你老费心跑一趟吧！”

吴安去了。不一会儿提着三剂药喜孜孜回来，对着承恩说道：“那管账的不错，我告了难，药让我赊了回来，还说药账就先挂着罢，有了钱就还。别急着担心思呢！”

吴承恩叹道：“难得有如此好人。”将药递与牛氏，叫她赶快去熬煎。吴安接言道：“也算不得是好人的，那管账的说要青闺汐写个店名堂号，这药钱就可一笔勾销哩！”

吴承恩听了，惊问道：“你去的一家药店是什么店名堂号？”

吴安道：“保和堂呀！就是在那估衣街西边的一家。”

吴承恩跌足而怒道：“是他家啊！不可写的，不愿写的。吴安，快，把赊回的药赶快去退了！”

吴安惊怪，问道：“相公，这又何必，写几个字，你有什么难处？”

吴承恩更不答话。急向厨房走去。牛氏已将中药泡在水中，用瓦罐放置火上煎熬起来。她看承恩急火火而来，诧问道：“夫君如此慌张，可是药搞错了？”

吴承恩辩析道：“非也。只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。”遂说了这赊药要写堂匾之事。

牛氏劝道：“为了小儿的病，你就写几个字算啦，何必如此认真。”



吴承恩激愤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这保和堂乃是罗万金的铺面，罗万金乃是我吴家之仇人，他变着法儿坑害我家，我与他乃不共戴天，岂能与书写铺面堂号，让他扛我的名份招摇过市，不行也，不能也，我自不为也。”

牛氏道：“你不写也可的，只要尽快还了他六两银子，他能奈你何呢？”

吴承恩恨恨而言道：“只怕过了今日，明日去还他就不是六两银子了，罗万金的花花肠子我是看透了。”

牛氏劝慰道：“姓罗的就是驴滚利，终不能按日成倍翻吧。怕怎的，夫君尽管放心，小店里还有那么多货物哩，怕抵不了账么？你还是去干你的事吧。”

承恩听了牛氏的话，觉得有理，心下稍安，自去“射阳箴”中移情于《西游记》中。

## 55. 美猴王龙宫里寻得好兵器，承恩写得痴了

竹影扶疏，松涛阵阵。吴承恩在“射阳箴”中捧出那《西游记》的一些草稿，握笔在手，正准备继续写下去。可恼的是，他几次着笔，却无落墨，心中烦恼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又觉无从说起。他浩叹一声，掷笔于案，愀然站起，长吁一口气，慨然而问曰：“吴承恩啊，吴承恩，你写这《西游记》是为了啥啊？是为了出名？嘿，出名该向沈坤学，似沈坤样呀！中状元，做京官，何等的名声显赫呀！写部书能出多大的名呢？而且这野史样小说者流，是人不得名册的，闹不好，这书面上连我的名字还要隐去写不上呢！何名之有？是为了得利？这书会有啥利呢？当不得饭吃，做不得柴烧，换不来银两，就是将来刻印成书，少不得还要我筹资排版付印呢！何利之有！倒不如学李春芳样，开个馆舍，教几个顽